

身临缺角亭

上海有座蜚声中外的古猗园。它座落于嘉定辖区南翔镇内,近挨国道沪宜公路,前去游览十分方便。

倘佯园中,除了被苍道古树、碧翠新竹、奇异花卉、水榭楼阁、小桥流水吸引外,另一景致更令人心潮涌动,即缺角亭。

缺角亭位于古猗园中较高地势处,抬眼望去,绿阴环抱的土丘上呈现它被树枝半遮的身影,那造型似乎与见惯的亭子无甚区别。然,沿青石板坡道拾级而上,登门入亭,却别开生面。亭子不大,半膝高的石凳上座无虚席。一帮离退休翁姐手操乐器吹拉弹唱,个个神采飞扬。这是一支自娱自乐的业余乐队,时常集合亭内演奏

江南丝竹,清丽悠扬的乐曲声声入耳,启人心扉。它伴随晨风飘向远方。

远方蓝天白云下,由远及近,微音阁、唐经幢、鹤阁轩、浮玉桥、戏鹅池等阁庵堂院、亭柱桥池,无不玲珑精致。它们错落参差的布局与精妙奇巧的组合,给缺角亭背景铺垫出一幅古色古香的画卷。缺角亭外廊不算开阔,扶栏低眸,戏鹅池就在眼前,一弯碧水在日照下闪耀粼粼波光,水面上野鸭轻凫,水底下金鱼怡游。正值荷花盛开时节,更有瞧不尽的荷蓬静静地伫立池中,叶瓣肥厚硕壮,花朵红粉黄白,神韵千姿百态,煞是清冽!

转身俯瞰亭子正前,大草坪绿茵如洗,有小孩牵绳奔跑放飞风筝;小曲

桥七拐八弯,有情侣相拥拍摄的身影;鸳鸯湖里涟漪微卷,有轻舟你追我逐;绿荫树下,有一队少年红领巾的载歌载舞……这搭那搭欢乐的人群历历在目,让人由衷感受到生活幸福。

晌午光景,轻松愉悦的音乐嘎然而止,蓦地奏响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”,人人神情凝重,目光齐刷刷投视东北方天穹。

我有些纳闷。

一位老者讲,这首歌是他们的保留曲目,每当曲尽人散时,他们必唱。为啥呢?老人们不约而同指一个方向,叫我看亭楣那块石匾。见一方石匾,黑底金粉字迹,上书缺角亭简介。“缺角亭又称‘补角厅’。一九三一年‘九

一八’事变,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,本地人民为不忘这一国耻集款建成。亭子东北角故意少造一角,以示东北沦陷,其余三角均塑握拳振臂状,以表示反抗侵略和收复失地的决心。我们将吸取历史教训……”

哦,怪不得老人们情真意切,他们中许多人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啊!按图索骥,我仰头端详亭子四周,果然,唯独亭子的东北向缺一角,像被恶魔吞噬了一个胳膊。风雨剥蚀,层层青苔仍掩不住伤疤的“血流”。而西北、西南、东南,三个角翘角飞突,状如握臂握拳,在愤懑、控诉,在呐喊、决斗!多么栩栩如生的写实,这是历史的遗照。

返回亭内,小坐,心绪平静不了。

缺角亭呀缺角亭,你在我记忆里不会消失!

民谣见证历史

嘉定人自古以来善诗能歌,留下了许多流传甚广的民谣。

昔日罗店金店多、南翔钱庄多、江湾铜匠铺多、大场打铁铺多、嘉定镇文人墨客多、娄塘镇吃食店多、徐行镇崇武习武的人多,于是嘉定乡民就留下了“金罗店、银南翔、铜江湾、铁大场,教化嘉定食娄塘,武举出在徐家行”的说法。

民谣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韵味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是数百年农耕生活的常态,于是民谣对各种劳动场景都有描述。

“早晨起来天没亮,把牛牵进牛车棚,牛戴眼罩腾腾转,水车哗哗起白浪。”(《车水》)

“黄梅天里水汪汪,种稻人家插秧忙,人人一把秧在手,口唱山歌手插秧。妹妹手巧三连插,哥哥亦能来去行,哥哥一勒逼一勒,妹妹只快一二行。白米饭来扑鼻香,吃饭不忘插秧郎,今朝插秧满身汗,来日白米堆满仓。”(《插秧》)

“耘稻要唱耘稻歌,两腿跪在泥里拖。十指耘得血印印,耘得小草无一棵。”(《耘稻》)

可喜的是,民谣也在随着时代而发展。如《居委会》:“施点点滴滴政,奉条条线线命,管婆婆妈妈事,操家家户户心,社会大树上,最细一缕茎,国家机器上,最小一枚钉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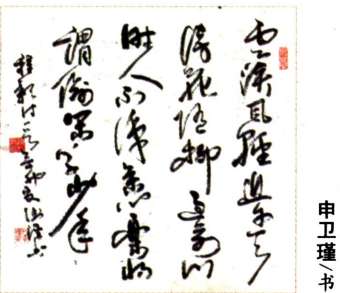
民谣,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。

立秋

秋天来临
我在摇曳的枝叶下
聆听第一场秋雨
播响欢歌
那从天而降的急促的脚步
裹挟着、夹带着
漫天的乌云铺天盖地

青莲仍在荷塘痴痴守候
河岸边那对望的
金黄色硕大的花盘
透着阳光
那是向日葵成熟之前的
模样

谁还在路上孑孓独行
伸出双手捧住雨点
感受了夏的炙热
渗入着秋的凉爽



申卫红书

情之所钟

姚芸

了”。培训结束后,一位干部总结说,这里一年的降雨量只相当于上海一天的暴雨量,一年的收入只相当于上海普通打工者一个月的工资,一年的生活费用只够上海人在酒店吃一顿饭。

近年回西海固的次数少了,我不知道那7个衣不遮体的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继续在上海打工,继续做我的“新上海人”,继续过我的日子,然而,西海固的人依然生生不息,西海固就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。

走进画家村

一个下午,我来到位于江桥镇曹安公路边的新泽园画家村。

画家村树木葱绿,气氛宁静,大多数画家工作室悄无声息地掩着门,有的在墙上贴张小纸条,上面写着画师的姓名、联系电话、手机、从艺简况等,有的则挂着“请勿打扰”的牌子。

我试着敲一扇半开半掩的门,里面传来一个女声:“这里不卖画。”

在一个玻璃幕墙的房间里,有位白头发的男青年正在对白色泡沫塑料型材切割拉毛。男青年告诉我,这些泡沫材料是专门用来制作诸如肯德基等广告人物的。

“可以进来吗?”我走进开着门的陈飞翔工作室。画师放下手中的画笔迎我入内,问我要买什么画。我环视四周,里间是卧室,除了一张床就少有空间;外间是工作室,墙上地上放满了油画,全是人物画:毛泽东、奥巴马、藏族男孩、自画像等。

“你的画形神俱佳。”听到赞誉,画师微微一笑:“我的画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过、上海美术馆展馆展出过4幅,张大千纪念馆进口处的张大千肖像也是我画的。”他说,自己2005年来到这里,是最先来的画师。现在这个套间约50平方米,月租900元,而市区莫干山路一带租金则要一万多元。

“你的画如何能卖掉?”“画家集聚能够成市,于是就有商家、私人来买画。”画师还告诉我,他的画大部分能在这里出售,有时也到莫干山画廊街卖,那边价格高。

“这幅画卖多少钱?”我指着标有《李鸿章与中国第一届纺织会议》字样的油画。“这是油画稿小样。成品尺寸是55*165厘米,卖1.8万元。”

来到画家村管理部办公室,经理张飞说,“新泽园现在有40多名画师,比较稳定。大部分人画油画、少数人画中国画,还有雕塑、画框制作等。”

春溪(外一首)

王珏

风拂清影水静流
锦鳞潜浮相邀游
明镜未磨梳妆柳
天光云彩共悠悠

秋叶

无悔别离郁青葱
陌风转摇落纷纷
纵是淤泥沾绿衣
潇潇夜雨又清秋

“新上海人”难忘西海固

有一年冬天抓“超生”,走进一户人家,发现屋里没孩子,掀开炕一看,7个孩子,像音阶一样排列,没有衣服穿,相互抱着取暖。后来这名工作人员走出去对同行的人说:“这没问题。”这就是西海固,越穷越生、越生越穷。西海固,是宁夏西吉、海原、固原的总称,一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“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”,一个似乎被世人遗忘的角落。在作家张承志笔下,这里是沙

沟毗邻的不尽山峦,山上不长树,地上不长草。这里所谓的生活,就是生出来,活下去。

一位资深教育学者说:“可怜的地方,住着可怜的老百姓,生下可怜的孩子,接受着可怜的教育。”山区的孩子看上去很瘦小,好像总是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。在海原县一所小学,早餐给孩子们发鸡蛋成为省级民生工程。我发现有几个学生悄悄地把鸡蛋放进书包里。我问他们为什么,一个孩子

回答说,在家没吃过鸡蛋,攒起来,一周凑满5个,周末带回家跟弟弟妹妹一起吃。

曾经有一批青年干部培训班的20名学员来到西海固,在固原市原州区清河镇西湾村蹲点调研。这些学员大都是从家门、校门再进机关门的“三门”干部,经过一个月与当地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,一位多年参与编审数十亿元财政预算的干部,对一根玉米棒都心疼,因为“农民种地太不容易